



黄伯荣 等编著

汉语方言语法调查手册

广东人民出版社



汉语方言语法调查手册

黄伯荣 孙林东 陈汝立 著
戚晓杰 史冠新 王 晖

广东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黄彦辉 陈 娟

封面设计:李锐文

封面题字:詹伯慧

责任技编:黎碧霞

汉语方言语法调查手册

黄伯荣 等编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厂址:肇庆市星湖大道)

850毫米×1168毫米 32开本 5印张 1插页 125,000字

2001年7月第1版 200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218-03661-9/H·85

定价:1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公司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83791084 83790667

序 言

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大有可为

詹伯慧

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且不说扬雄《方言》的古典传统，就从1924年北京大学成立方言调查会，开始运用现代语言调查方法进行方言调查算起，也走过足足70个年头了。这期间从1928年我国第一部现代汉语方言调查的著作——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出版以来，陆续出现了一些调查研究汉语方言的专著。大致反映一个区域方言调查成果的巨著如40年代出版的两大册《湖北方言调查报告》（1948）和之后以同一体裁编成的《云南方言调查报告》（1968）、《湖南方言调查报告》（1974）、《四川方言调查报告》（1984），以及近期出版的三卷本《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1987、1988、1990）、《云南方言志》（1989）、《闽语研究》（1991）等；小至只是记录、描写一县一市，乃至一村一镇方言土语的单点方言研究专著，如早期的《厦门音系》（1931）、《临川音系》（1941）、《钟祥方言记》（1939）、《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1948）到《昌黎方言志》（1960）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地出版的许许多多记录一个地点方言的单刊等等。回顾20世纪70年代以来现代汉语调查研究走过的道路，不难看出其中发展的轨迹：从早期主要是记录、

描写、分析、比较方言语音的格局逐渐向兼顾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研究的格局转化。如果说30年代到50年代的汉语方言调查以记录方音、研究方音为主流的话，到了60年代，方言工作者则已经意识到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不能老是“单打一”地停留在调查语音、研究语音的阶段了。记得60年代初，丁声树先生主持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方言研究工作时，曾经在报刊上呼吁过，要求我国方言工作者要重视方言词汇的研究，不能只是研究方音。^① 出版于1960年7月的《昌黎方言志》，记录了大量的昌黎方言词汇，正是丁先生这一倡导的具体实践。可惜的是正当方言工作由50年代的“普查”阶段逐步转入比较深入调查一些地方的方言，着力发掘各地方言的特点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浪潮汹涌澎湃，导致学术事业“万马齐喑”，汉语方言调查工作也就销声匿迹、偃旗息鼓了。直到70年代后期，随着“四人帮”的覆灭，学术事业枯木逢春，重现生机，中断多年的汉语方言调查工作，才得以复苏。经过重整旗鼓之后，汉语方言工作者干劲十足，使方言调查出现了突飞猛进的态势，而我国历史上第一份定期出版的方言研究专刊也问世了。南北各地的方言调查研究工作都在踏踏实实地进行，不到几年时间，方言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已显示出非凡的气派。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开拓方言研究领域，深入挖掘方言特点方面，出现了不少颇有分量的成果，而研究整理方言词汇、语法的文章，也时有出现。就拿方言语法方面来说，《方言》杂志自1979年创刊至1993年第8期为止，已发表了80多篇，而且这个数字正呈现出日渐递进的趋势。单拿1992年一年来看，《方言》杂志共发表文章46篇，其中属于语法方面的已达到14篇，大致上接近总数的三分

^① 丁声树：《关于进一步开展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一些意见》（《中国语文》1961年第8期）。

之一了。方言语法调查研究出现的这种日趋“热门”的势头，是汉语方言调查研究不断深入的必然，跟老一辈语言学家大力提倡、躬身实践也不无关系。众所周知，朱德熙先生近几年来多次向语言学界同仁提出，一定要重视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强调现代汉语的语法研究必须和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结合起来。朱先生临终前的研究课题，正是致力于方言语法研究和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结合。他告诫我们：一定要扭转那种研究现代汉语语法而不理睬方言语法现象的偏向，强调只有充分重视汉语方言语法，认真掌握方言语法现象，才能够提高汉语语法研究的水平，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也比较容易迎刃而解。朱先生1991年在给中国语言学会第六届学术年会（厦门）的书面发言中说：“1961年写《说“的”》，花了很大的力气说明‘的’字应该三分，要是当时讨论的不是北京话而是某种方言，比如说是广州话，那么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因为广州话的三个‘的’不同音，一眼就可以看清楚。可是我是在《说“的”》发表之后20年才去观察广州话的。不但如此，当时批评《说“的”》的文章只是批评它不提历史，不批评它不提方言。可见那时大家心目中简直没有方言语法研究这回事。”^①朱先生这番话值得我们认真领会。

毫无疑问，汉语方言语法的调查要比语音的调查和词汇的调查困难得多。正因为这样，尽管方言语法的调查研究近十几年已有较大的进展，但比起方言语音的调查和方言词汇的调查来，仍是方言研究中相对薄弱的环节。就拿近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许多《方言志》来说，其中属于语法的内容就非常有限。最近我们

^① 朱德熙先生的书面发言刊于《中国语文》1992年第1期，第80页。

很高兴读到余蔼芹教授的新著《汉语方言比较语法》^①，这大概可算是第一部综合比较汉语方言语法的专著了吧！我们知道，汉语几个主要方言中，以语法为内容的专著简直是凤毛麟角。拿海外影响很大的粤、闽两大方言来看，据最近问世的两部粤语研究书目的统计^②，属于研究粤语语法的专著和论文就远不如研究粤语语音和粤语词汇的多。长期以来，只有张洪年的《香港粤语语法研究》^③和高华年的《广州方言研究》^④被认为是研究粤语语法的代表作。至于闽方言的研究，1993年年初在香港举行的第三届国际闽方言研究会上，检阅了闽方言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不少学者认为，在汉语诸方言中，闽方言的研究成果无疑是很突出的，然而，就林林总总的成果中，却不容易找到几本以闽语语法为内容的专著来。40多年前，东京出版过一本《福建语法序说》^⑤，打那以后，研究闽语语法问题的单篇文章发表不少，可就是难得再看到一本比较系统、比较全面阐述闽方言语法现象的专著出版。可见汉语方言的语法研究，始终没能赶上现代汉语（普通话）语法研究的步伐，要赶上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水平，还有相当一段路程。

汉语方言语法专著较少，当然并不意味着方言语法的研究已经到了尽头，再没有多少“油水”了。从这十几年来发表的一些有关汉语方言语法的论文来看，无论是词法方面还是句法方面，方言中都是存在着许多特殊现象，有待方言工作者进一步去发

① 参看 ANNE YUE - HASHIMOTO: COMPARATIVE CHINESE DIALECTAL GRAMMAR, PARIS: CRLAO, 1993。

② 张日升、甘于恩：《粤方言研究书目》（香港语言学会，1993）；郑定欧：《广州话研究论文索引》（香港文化教育出版有限公司，1993. 12）。

③ 张洪年：《香港粤语语法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2）。

④ 高华年：《广州方言研究》（香港商务印书馆，1980）。

⑤ 李献章：《福建语法序说》（东京南风书局，1950）。

掘、去整理。80年代初，我在《现代汉语方言》一书中，试图利用当时能够见到的有限资料来综述汉语方言中比较突出的语法现象^①。几年以后，当我和李如龙、黄家教、许宝华等同道合编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时，就已感到几年前自己对汉语方言语法特征现象的概括过于粗疏，过于单薄，远远未能反映汉语方言语法特征的全貌。时至今日，在接触到刊物上新发表的许多有关汉语方言语法的论述后，回头再来考虑如何进行汉语方言语法的综述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内容可以大大充实，篇幅必须大大扩张。

看来制约方言语法研究更好发展的关键因素还在于对方言语法的调查未能做到全面、深入，而调查工作未能全面深入的原因，除了一部分方言工作者本身的业务修养有待提高之外，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在于缺乏一套比较详尽而又行之有效的汉语方言语法调查大纲。众所周知，以往调查汉语方言语法，多半选用一些有代表性的语法例句做为调查条目，最常用的调查条目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纂的《汉语方言调查简表》后面所附的37个例句、《汉语方言词汇调查手册》后面所附的53个例句以及《汉语方言调查词汇表》后面所附的200多个例句。这些例句（条目）主要供调查若干突出的语法现象用。仅仅依靠这少量的例句来调查，是难以收集到大量能显示语法现象的材料。如果要深入了解一个方言的语法面貌，要对该方言作较为全面的调查，确非从速制定出较为详尽的方言语法调查大纲不可。有了详尽的方言语法调查大纲，再辅以若干成篇的口语语料，才能较有把握地发掘出方言语法的特点来。我们在编写《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时，对此曾有过一番考虑，也在书中给读者提供一个词汇、语法调查大纲。现在看来，那样一个大纲（调查表），

① 詹伯慧：《现代汉语方言》第4章（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

对方言语法的调查来说，无疑是很不够的。余蔼芹教授在撰写《汉语方言比较语法》时，就参阅了许多散见各地语文刊物上的有关汉语方言语法资料，并且自己拟出专题调查的问卷，作了进一步的专题调查，这才有了比较方言语法的基础。据我所知，从事汉语方言工作的同仁，无不盼望能有一本比较系统、比较全面的汉语方言语法调查手册问世。而在当前的条件下，这样一本《手册》，又确实是不容易出笼的。因此，尽管人同此心，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一拖再拖，几十年来始终未见方言语法调查手册问世。近几年来，长期主编《现代汉语》统编教材、有着丰富语言实践经验的黄伯荣教授，对于汇编汉语方言语法资料情有独钟，花了很大的气力，收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发表的方言语法论文400多篇，编成180万字的《汉语方言语法类编》巨册面世。这对于方言语法的研究，堪称是大恩大德的好事。现在伯荣教授又利用《类编》的资料，爬梳剔抉，精心设计，从方言语法调查的需要出发，编就这本《汉语方言语法调查手册》，这对方言语法调查工作，无疑又是做了一件雪中送炭的好事。

这本《手册》是供全面调查汉语方言语法使用的。如何才能做到“全面”？这无疑是编者在设计《手册》框架时，首先思考的问题。既然要“全面”，就免不了在取材方面认真斟酌，多下功夫。伯荣教授告诉我，《手册》是从各地发表过的250多个方言点的调查成果中取材的。若拿我国2000多个县（市），每个县（市）做为一个方言点来计算，250个方言点只不过十分之一多一点，当然还是少数。但是，从汉语方言的分布及方言调查的实际情况来看，能汇集到250多个方言点的资料，应该说是相当可观了。这250多个方言点的语法现象，其涵盖面很可能会延及汉语方言地区的一大半。就这个意义上看，从250多个方言点中归纳出来的语法特征调查条目，对于方言语法调查来说，也就有很大的代表性，也就可以说是比较全面了。做为全面调查方言语法

使用的《手册》，其内容所设计的语法范畴无疑也是应该尽量求全的。《手册》的编者于此颇费周章，有相当缜密的考虑。从《手册》的体例看来，显然是参照时下汉民族共同语——现代汉语的语法体系。从最为通用的“词法”、“句法”两大部分入手，来分列各种语法例句（条目）的。打开《手册》的目录，可以看到汉语语法中的一些主要内容，《手册》大都有所反映。例如词法方面就有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副词、代词、象声词、叹词、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等，而动词后面又有重叠、加缀、加助词或语气词……；句法方面则有句法结构、语序、句型、省略等等，句型后面又有被动句、处置句、双宾句……林林总总，应有尽有。《手册》的体例和60年代我们在《谈汉语方言语法材料的收集和整理》^①一文中所勾划出来的框架大致相似。但事隔三十载，方言调查工作有了长足的发展，《手册》编者有现代语言学理论和现代汉语教学实践做依托，又有现代汉语方言研究的大量成果可供利用，也就完全可以有把握满足我们的需要，尽量不让已知的方言语法现象“漏网”了。

做为《手册》的首批读者，我十分钦佩伯荣教授为推动汉语方言语法研究所做的努力。我愿意向读者推荐这部理应人手一册的《手册》。同时，也愿意奉劝那些刚刚跨进汉语方言研究门槛不久的青年朋友：方言工作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当你对方言工作发生兴趣时，也就意味着你愿奉献出你的锦绣年华，无声无息地为发掘取之不尽的方言资源而努力。语音调查也好，词汇调查也好，语法调查也好，都只有深入语言实际，默默耕耘，逐步积累，才能有望收获。方言语法的调查有了这样一本《手册》，自然方便得多。但是光靠这本

① 詹伯慧、黄家教：《谈汉语方言语法材料的收集和整理》（《中国语文》1965年第3期）

《手册》还不行，一定要突破《手册》的框框，再收集大量的成篇语料，从中去发现特点，掌握情况。在《手册》和长篇语料的配合下，只要我们尽心尽力，方言语法的调查研究工作，必然会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本文原刊于《语文研究》1994年第4期)

前 言

捕鱼，最好是有鱼网；调查方言，最好是使用调查提纲（或手册、表格）。因此，调查方言语音和词汇，前人早已设计好了调查提纲。惟独方言语法的调查，“至今没有公开发表过一份完备的可供各地方言语法调查用的表格”^①，只有一些“不是全面调查方言语法的表格”^②如《汉语方言调查简表》等书后头的语法例句分别为 37 个、53 个和 300 多个。看来这些例句的设计是有针对性的，可惜它们没有都写出所针对的方言例句及其出处。

本书所选的普通话例子都列出所针对的方言，并且还给方言例句注明出自哪个地方。^③本书方言例子是从近两百万字的方言语法材料中精选出来的。这些供调查用的有启发性方言例子及其说明，还可供方言学教师和学者在进行方言教学和研究时参考。

本书是为了调查全国各地方言语法而设计的。也许有人问，全国方言这么复杂，10 万字的一本小书，够用吗？我们认为，在茫茫大海中，鱼网再大，也会有漏网之鱼。我们的网是打算只捞与普通话不同的鱼。如果连相同的鱼也想捞，这可拿普通话语

① ②见詹伯慧主编的《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8）。该书有语法调查例句 72 个，首次在调查例句后面附有方言例句。

③ 要想知道例子的原文及出处，可从《汉语方言语法类编》（黄伯荣主编，青岛出版社，1996）中查出。先从附录二“本书条目地名索引”中查到地名，后凭地名前条目号码查正文。只有少数例子不是出自“类编”。

法书的例句作补充调查。制订本手册的目的是让调查者花较少的时间查到较多的方言特殊语法现象，争取大鱼、中鱼不漏网。要想发现更多的、细微的方言语法规律，可根据本书所提供的线索自己设计补充有各种语境、各种条件的调查例句。

也许有人说，就一个方言来说，调查时本书好些例子用不上，即一个例子捞不到一条鱼。对！每一个方言不可能具有所有方言特点的总和。用本书调查时第一步不妨只挑选书中本地方言区和邻近方言区的例子来调查，第二步再扩大调查面。

也许有人认为，本书各部分篇幅太不平衡了。其实不平衡是通例，也是有其原因的。本书词法篇幅比句法大，这是因为有些句法现象可以从词法例句中调查到。词法中动词例句偏多，有些虚词例句偏少，这是因为动词是动句的核心，动词句比较多；汉语动词的构形、构词现象又比较丰富，我们为了叙述方便，把复句放在连词和其他部分里调查。语气助词篇幅比其他虚词多，不光是因为语气助词为“华文所独”，还因语气助词的调查研究难度大，凭少数例子概括出一种语法意义，容易以偏概全。调查语气助词还需借助句法和其他部分的例句。总之词法、句法的例句是可以互补通用的。还有，本书只附录了少数封闭性（可列举的）词类调查表，^①不够全面。这是为了节省篇幅。学者可凭书中的“说明”去查找所缺的封闭词类。

为了充实本书的内容，为了方便查找前贤精心设计的方言语法调查例句，我们把《汉语方言调查简表》、《方言调查词汇表》和《汉语方言及方法调查》中的语法调查例句都附在本手册后面，作为附录，供方言语法调查者使用，以补本手册的不足，在此，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组的专家们表示感谢。

詹伯慧教授审读了本书部分内容，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并

① 量词和名词配合调查表和其他调查表还可供方言词汇调查时使用。

为本书题写书名和作序，还主动提供他主编的《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中的语法例句，我们在此表示感谢。

本书编者分工情况如下：

王 晖——句型、句法结构、语序和省略；

史冠新——名词、数词、量词；

戚晓杰——动词、介词、连词等；

孙林东——形容词、副词、代词；

黄伯荣——助词、拟声词、叹词等；

陈汝立——语气词等。

凡 例

1. 本书的三角号(△)表示它后面是方言例句(或例词、短语),它的前面是普通话例子。

2. 斜线(/)表示前后例子同属于一种话。

3. 方括号([])里的汉字是方言地名。地名一般都写出省名和县名,个别的略去省名(如广州,略去广东),有的只写省名或只写方言名,是因为所引的原文也如此。

4. 方括号([])里的音标是国际音标,无方括号的字母是汉语拼音字母。右上角的数字是调值。有时原文只写调类符号或调类名称。音标、字母前头的方框(□),表示有音无字。

5. 汉字底下的浪线,表示上面汉字是该方言的同音假借字。

6. 占一个字位的浪线(~),表示与前头的音标或汉字相同,是重复号。

7. 没写出处的方言例子,与上一条例子的出处相同。

8. 个别汉字右下角的数码引自原文,表示该词的第几种用法。如“来₃”,表示山西洪洞话“来”的第三种用法。

目 录

壹 句型

一、被动句.....	(1)
二、比较句.....	(2)
三、处置句.....	(3)
四、存现句.....	(5)
五、动宾句.....	(5)
六、动宾补句.....	(6)
七、否定句.....	(7)
八、“给”字句	(8)
九、兼语句.....	(9)
十、紧缩句.....	(9)
十一、“来”、“去”句.....	(10)
十二、连动句	(10)
十三、判断句	(11)
十四、双宾句	(11)
十五、疑问句	(11)
十六、主谓谓语句	(15)
十七、“有”、“无”句.....	(15)

十八、其他句型	(16)
---------------	------

贰 句法结构

一、定中结构	(17)
二、同位结构	(18)
三、联合结构	(18)
四、中补结构	(18)
五、状中结构	(20)

叁 语序和省略

一、语序	(21)
二、省略	(22)

肆 名词

一、名词重叠式	(24)
二、名词的语缀	(25)
三、名词的音变	(34)
四、名词逆序构词	(34)
五、名词的兼类	(35)
六、方位词	(35)

伍 动词

一、动词重叠式	(36)
二、动词的语缀	(42)
三、动词的音变	(44)
四、动词的儿化	(45)
五、动词逆序构词	(46)
六、动词的兼类	(47)